

# 画商詹泊尔日记

RENÉ GIMPEL  
DIARY  
OF  
AN  
ART  
DEALER

[法] 雷奈·詹泊尔 著  
李嘉熙 文佩琳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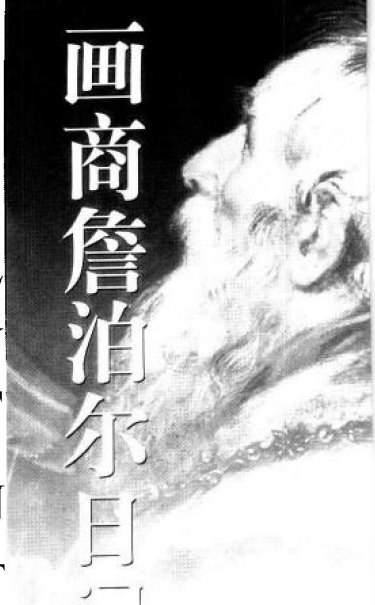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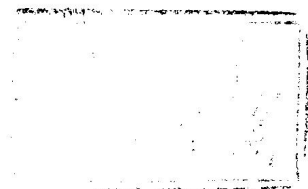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RENÉ GIMPEL  
DIARY  
OF  
AN  
ART  
DEALER

画商詹泊尔日记



[法] 雷奈·詹泊尔 著  
李嘉熙 文佩琳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 序

本《日记》之作者生于 1881 年，与其父均系画商，专营珍贵美术作品之收购与转售生意。故自塞尚之第一幅天才作品问世之后在美术界引起革命性变化，至新艺术风格又如何风行全球，均为作者所亲历和目睹。作者本人承袭传统艺术之影响，终生推崇 18 世纪之法国画坛巨匠，而以夏尔丹为最。虽然如此，一旦新作品以新形式问世，他倒也并不排斥而昧于发现杰出画家。他甚至认为，像布拉克这样的当代画家，其所臻之完美程度，倒也并不在他所钟爱的夏尔丹之下。

逐页细阅《日记》，不免立即感到：作者虽然长期从事艺林商贾活动，但其艺术鉴赏力并不因经商而有所不逮。作者的父亲原系法国阿尔萨斯省人，1871 年《普法条约》签定后该省被割让给德国，在此情况下，他因不愿当亡国奴而逃往巴黎，并于 1889 年创设了为作者所继承的这份家业。

反抗精神世代相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者和他自己的几个儿子也都投身于法国抵抗运动，并因参加地下活动而遭维希<sup>①</sup>当局逮捕。1942 年获释后又遭德寇逮捕入狱。他在狱中为同难狱友教授英语，这用他的话来说，是为了迎接解放。嗣后，他被押往纳粹德国，受尽折磨，终至处境危殆。

他于 1944 年在德国纽恩格姆集中营结识的难友舒弗尔，在几

---

<sup>①</sup> 维希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沦陷区伪政权之头目。——译者注

年后写给让·格恩诺的一封信中曾谈到他牺牲前的一段生活情况：“从肉体上看，躯壳还是原来的躯壳，形象依稀可辨，别人也大体如是；但就精神气质而言，他之刚强如故，则实为罕见。他虽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却处之泰然，照常谈笑风生，关心难友。他每天虽是感到过度疲劳、精神委顿，但作为一位问心无愧的爱国志士之典型，他实已无所牵挂，所余的惟一职分就是不但自己决不退缩，同时也帮助他人坚强不屈。”正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老于世故孜孜以求利的人，其美学禀赋，竟能使他在面临生死考验之时，大义凛然，威武不屈。

《日记》所反映的生活，我本人倒并不感到有什么越轨之处，因为我深信美学上的价值也正是道德上的价值；《日记》所揭示的作者形象令人感到他是一个既忠实于家庭，又取信于朋友的人。他为人慷慨、慈善且富有机智。

这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多彩的《日记》，我们能从中见到数十位艺坛知名人物，不论是见一次、两次，或多次相见皆令人感到十分亲切，其有关的文字描写都栩栩如生，仿佛作者对人物刻画这门艺术早已运用自如。但作者介绍所及也并不仅限于画家或者收藏家，比如1919年1月11日的《日记》就记载了克列孟梭<sup>①</sup>的一些情况。在漫画家和新闻记者笔下，这位“老虎”总是以半动物、半人形的形象出现；但《日记》说：“他其实脸上皱纹极少，腮帮子是圆的，圆鼓鼓的像个网球。漫画把他画成前额非常凸出，眼睛又凹得很深，这全是夸张，根本不是那回事。他胡子很浓，但剪得很齐整，也很神气。他们画他一双手像鹰爪一样，他也根本没有。他下巴溜圆，脑瓜子也圆得像个球，很结实。”克列孟梭有时显得对绘事相当内行，据作者在他处反映，他也是莫奈的好友。

<sup>①</sup> 乔治·欧仁·本杰明·克列孟梭(1841~1929)，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法国政府总理。——译者注

对他素所敬佩的画家,《日记》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如布拉克、卡萨特、福兰、洛朗森、马奈、马蒂斯、莫奈、毕加索、雷诺阿、苏丁、于特里约等等,有关洛朗森的记载使这位具有矛盾性格而又举止开朗的女人给人一种亲切而完美的印象。在《日记》中对福兰的反映也不少,写得也很有感情。《日记》也记载了不少他在艺术交易活动中的一些同行,比如,作者的表弟J.迪文、迪朗-吕伊、罗森堡、魏尔德斯坦,弗拉尔德等。此外,还有一些是著名的收藏家,如:亨利·克莱·弗里克、洛克菲勒、罗特希尔德和史蒂尔曼等等。(作者本人也是著名的艺术珍品收藏家和藏书家。)《日记》中还有不少有关艺术批评家的记载,如:阿波利奈尔、布林逊、文丘里。布林逊在《日记》中露面早,收场晚,所发表的一些看法也每每令人不舒服,是个十分伶俐的波兰人。而最叫人感到有意思的是有关普鲁斯特的记载。早在1917年,作者就在卡布尔认识了普鲁斯特,当时他们同住一家旅馆里,由于都对弗米尔有兴趣而互相结识。但只是在过了十五年,普鲁斯特在巴黎重访作者以后,双方的友谊才日趋成熟。这年(1922年)普鲁斯特不幸逝世,作者也参加了他的葬礼,但在《日记》中,作者仍不断回忆他们相互之间的过从细节,并发表了两封普鲁斯特写给他的信。作者还谈到了阿尔封斯·卡恩对普鲁斯特童年所写的往事回忆,以及克鲁美林克就普鲁斯特的作品所发表的详尽分析。

《日记》作者之所以对普鲁斯特如此醉心,也恐怕是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认为普鲁斯特是在为他自己的时代谱写史诗,而他自己也对此具有同感之故。不过作者心目中的真正英雄,还得说是前意大利著名探险家卡萨诺瓦。1920年10月8日,他在《日记》中告诉我们,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头四五天,读了卡萨诺瓦的“令人钦佩不已的回忆录”之后,才决定动手写《日记》的。只接触过卡萨诺瓦作品中的某些色情描写的人,也许会怀疑这种说法的正确性。老实讲,这不是一部随随便便写下的《日记》,它是有

其目的的,它部分属于文学,部分属于历史,加上作者观察敏锐,文笔生动,它当然将作为其时代生活的写照而传之久远。就这一点来说,《日记》的珍贵程度丝毫不亚于普鲁斯特的长篇作品。同时,它也是一种美术作品欣赏教程。这其实也还算不上是它的特色:作者在从事艺林商贾生涯的漫长岁月中,已经磨炼成为一名艺术“专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不少重要的瑰宝,也鉴定了不少艺林珍品。而这才是他的实际活动。不过我还是觉得《日记》所提供的,还远不止这类专门知识,它还具有某种只有诗歌才具备的那种美感。1922年12月20日的《日记》,他记述了他面对透纳的创作《巴特渥斯内景》所产生的感受。他说:“领会画家的内心世界,要比领会那虚幻的诗境还要困难一些。”又说,“真怪,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境,我们还较易于接受其感染,而偏偏画面所表达的这种几乎全是具体的形象,倒反而使我们感到如此难于领会。”画面所反映的内容虽然只局限于一定的空间范围,但一旦要想用文字把它说清楚,谁都会产生同样的困难。不过作者的难能可贵之处,正是在于他作为一名艺术鉴赏家,业已在精神上逐渐领略了个中的奥秘。

赫伯特·里德勋爵

# 目 录

序 .....	( 1 )
1918 年 .....	( 1 )
1919 年 .....	(92)
1920 年 .....	(145)
1921 年 .....	(184)
1922 年 .....	(201)
1923 年 .....	(242)
1924 年 .....	(297)
1925 年 .....	(330)
1926 年 .....	(364)
1927 年 .....	(375)
1928 年 .....	(401)
1929 年 .....	(415)
1930 年 .....	(461)
1931 年 .....	(485)
1933 年 .....	(491)
1934 年 .....	(498)
1935 年 .....	(509)
1936 年 .....	(512)
1938 年 .....	(515)
1939 年 .....	(519)

## 1918年

2月12日/在轰炸的日子里

自从上次大轰炸以来,卢德的名作《马赛曲》已经装进大箱,填满沙袋,运往别处保护起来了。《马尔尼的马群》也专门盖了安全防护室加以保护。卡尔波的《舞蹈》也仍将在夹墙里度过其黑暗的年月。天哪!就连范多姆将军<sup>①</sup>纪念碑也都用东西盖了起来,以免挨炸!对那锃锃发亮的大炮筒来说,这真是莫大的侮辱。还不如就那样放着,露天屹立,反倒显得庄严而光荣。

2月13日/在57号

57号是我经理处所在地。

波尼·德·卡斯特兰,肩宽,腰瘦而胸部开阔,衣服讲究但不奢华,是一个筋骨强健精力充沛的人。举止富于教养,看上去很像一个动作文雅的大洋娃娃。他那很有钱的美国妻子已和他离了婚。

安娜·哥尔德,四十岁上下,就是那个已和波尼·德·卡斯特兰离异的女人。她身材不高,也不太好看。腰弯得像个葫芦;脸长得像红土豆,真可惜了那副鼻子。她现由新丈夫陪着。新丈夫就是波尼的表兄——塔里安德-皮里·哥尔德公爵。

---

<sup>①</sup> 路易斯·约瑟夫·德·范多姆(1654~1712),法国历史上之著名将领,军事统帅。——译者注



波尼离婚之后,经济上再度陷入困境,但也给他那离了婚的老婆留下了几百万法郎的债务。波尼十分懊悔,他说:“我是上当,真上当,对我来讲,安娜·哥尔德那儿够得上有钱!”安娜和新丈夫塔里安德结婚之后,日子倒是过得蛮幸福。新郎君身材高大,沉默寡言,六十开外的年纪,多少有点驼背。因为已有一把年纪,不能再像花花公子那样风流,所以似乎别具一种道貌岸然、和蔼慈祥的味道。

他们与波尼之间倒也相安无事。

### 文艺批评家布林逊

一只活蹦乱跳的小老虎要是能够讲话,它的声音和它那副机灵劲儿,肯定会和这个狡猾的波兰人差不多。它表面上装得温温顺顺,背地里却会狂吼一声。它的脚掌柔软而光滑,但潜藏其中的利爪却尖利如钢。他之所以蓄上一脸大胡子是为了掩盖他只有半分人性这样一个事实。他的两眼倒是蓝的,那是为了便于自欺欺人。他曾经在美国求学,至于是否在美国出生,却只有天晓得。他住在意大利,但也有人说是英国籍。他处心积虑要让世人公认他是研究文艺复兴前意大利艺术的权威,尽管这一目标大致在三年之前就已实现,但是仍旧雄心勃勃;他已在走下坡路,只是这条路还很长,很长。他一不做买卖,二不收佣金,但是参与分红。

“布林逊,这两万五千法郎,给你。”

“谢谢你,詹泊尔。”

不久以前,他来到巴黎,他公开说,极愿为美国红十字会效劳,其实,他是被德军吓破了胆。因为德军突破意大利防线之后,长驱直入,直逼佛罗伦萨,危及他乡间的别墅,而据传闻,英国也并不欢迎他入境。

他了解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事,也很熟悉其背景,但他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树敌。敌意经他散布,而又由他来全力收回。如果能

和他的对手一起关在一个小天地里，也许还不致被毁灭！他的死对头就是柏林博物馆馆长波得。原来，意大利雕塑是他的禁脔，而波得居然也想在其中占一席之地！

2月16日/谈(雅各·)杜塞

我曾看见雅各·杜塞在杜布瓦大街散步。已经六十开外的年纪，看去仍然英俊如故。他过去那把深褐色的大胡子我还记得清清楚楚，而今却是两鬓斑白，胡子修剪得像法国花园一样齐整。他的衣服十分贴身，就像是自行设计的服装穿在模特儿身上一样。模特儿是仆婢们所崇拜的女王，而他，则像王子一样，受到服装设计家的膜拜。他从来不要求别人的尊崇，因为他自有一种高贵的气质，从那一双蓝色的杏仁眼，直到他那天资聪颖的禀赋，一切的一切他应有尽有。他所收藏的18世纪法国珍贵美术作品，前后共花了约三百万法郎！公开拍卖后所获净利即达一千四百万法郎！他在装饰画家何恩采的协助之下所建立的这套藏品实在是珍贵无比。拍卖后的第二天早上，他就走了。今天，我住到他这里来了（斯蓬梯尼路19号）。那是一次何等漂亮的拍卖！他走得又是何其干脆！

他向我倾诉，他为爱情受尽了折磨。我深信不疑。他爱的是某夫人，某夫人也为他而离了婚。正当即将结缡之际，她却突然辞别了人间！

谁也不会相信，他竟是这样易于受人攻击。由于名声好，他遭到人们的嫉恨；由于名声好，他亦辛酸备尝。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对社会的贡献也从未获得过公正的评价。他所收藏的书籍大都属于极其珍贵的考古、艺术名著，那是学者、收藏家和研究人员的宝库，也是世间罕见的珍贵典籍。他曾为此耗资数百万法郎。他将其奉献给了法兰西学院。作为对其劳绩的表彰，学院本应将其吸纳为院士，他却登堂无门。他的藏书对于艺术家也是极大的贡献；

对于目前装饰艺术之复兴，比之别人，他也早已慧眼独具。六年以前，在他的艺术态度发生根本转变之际，曾遭到人们的嘲笑，而今则已有人在开始步他的后尘。

他既然还在散步，我想我们一定相见有日。

2月17日/我们的来历

恩内斯特·迈是个银行家，也是一位收藏家，我们今天一同进的中餐。他的藏品中有一件昆廷·梅采斯的作品《贤明的君王》，即紧握两手又有一个鹰钩鼻子的人。该画现为大都会博物馆收藏，原来是属于鲁道夫·卡恩的藏品。他的这件藏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全部作品中也属名画之列，这样讲虽不为过，不过也是从现代眼光和尺度来衡量才这么说。再者，他本人也非常有钱。

他对我说：“你怎么这样像你爸爸，他是在美国去世的吗？从前，我很喜欢他。”

“是1907年初过世的。爸爸长得很年轻，别人有时把我们当成两兄弟。他的确是像我，但是他比较富于道德教养，脸上经常挂着笑容，常常是红光满面，谁见到都觉得舒服。有些朋友曾热情地称他是‘法国的弗朗士·哈尔斯’。”

“你的同事纳唐·魏尔德斯坦我也认识。当年搞古玩生意，他还是个新手，如今想必是老行家了。”

“那恐怕是拉菲德路56号时的事了。”

“不，不，是住在雷梯诺的老城的一个二层楼上，那时他还没有自己的门面哩！按职业身份讲，他只是个中间人。”

“一开始，他先在斯特拉斯堡<sup>①</sup>卖领带，后来才在维特里·勒弗朗索瓦当古玩商，最后在巴黎定居。他还对我讲过，当他住在拉菲德路时，常因不能按期付房租，而被迫在傍晚从门房旁边溜出去躲

<sup>①</sup> 斯特拉斯堡系法国东北部之一城市。——译者注

债。二十年后,在克罗尼埃那次大拍卖中,他以五十万法郎买下了弗拉戈纳尔<sup>①</sup>的《情书》,等到1907年,他又以一千七百万法郎的价格买下了鲁道夫·卡恩的全部藏书,当时在场的还有我和伦敦的迪文<sup>②</sup>一家。”

“我记得,那是住在拉法耶特路9号的时候,你爸爸对他支持不小。”

“那倒是,不过我爸爸干上这一门行业,原也是受了纳唐·魏尔德斯坦的影响,这是1889年的事了。我爸爸那时本来搞的是交易所,自转业搞了这一行,从一开始就招来了不少大财主当顾客,他们有:罗特希尔德一家、巴尔达克、奥伯特·李曼、斯特芬斯、斯特恩,还有你自己。后来,爸爸学了英语,就带上魏尔德斯坦上英国去了。因为当时只有在英国才能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买到精致的法国美术作品。比如在蓓尔美尔街<sup>③</sup>,老柯纳希家屋后的就是一个取之不竭的宝藏。他们以一万法郎的代价买下了华托的《诗人的梦》,后曾想以两万法郎出手,却找不到买主。经过十年收藏以后,竟索价十五万法郎为戴维-韦伊购去。当该画从伦敦运来法国时,我爸爸曾见过,但当时要价并不高。”

“詹泊尔先生,索价一万法郎以上的美术品,我从来是来者不拒。你还记得格洛吗?他是19世纪法国最有代表性的收藏家,他就有那个劲头。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他曾拿这事在我们面前大肆吹嘘,其实我们都不是外行。有一次,格洛把他收藏的一件作品拿给朋友们看,那是他曾花高价购藏的作品,朋友们见了都向他道贺,但格洛却打断了他们,说:‘我收这幅画只花了一百个法郎,其实再多花五万法郎,我也情愿。’”

---

① 让·何罗·弗拉戈纳尔(1732~1806),法国画家,作品多描写贵族骄奢逸乐的生活。——译者注

② J.迪文,即后来的迪文勋爵,我的内兄。——作者注

③ 蓓尔美尔系伦敦一街名,以多俱乐部闻名。——译者注

3月2日/鉴定一件华托的作品

有些名家作品真伪难辨,我们在57号研究了这个问题。纳唐·魏尔德斯坦说:“米契尔·莱维声称他手里的那件是真品,恺撒<sup>①</sup>那件是赝品。但我已答应恺撒,愿出百万马克买下他的。威廉二世那个下流坯一得了我的信<sup>②</sup>,那幅画的身价立刻就涨了一倍。”

当问及谁是中间人时,他答:“有两个人,一个是路德维希·罗森塔尔,是个商人,也是内廷膳食总管,是他给威廉买的原件;另一人是恺撒的大管家,他给我搭的桥,并坚持要我出具书面保证,我手头还留了个底子。正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位法国收藏家对此作品表示了怀疑,这于是就成了各家报纸的一条大新闻。这一来威廉也就不想出手了,并要求给予鉴定。当然,也不肯再卖给我了。法国则全力支持他,特别是法国政府,生怕得罪了他,把一些知名人物都请出来作担保。我们的政府部长把法兰西艺术学院也抬了出来,通过美术评论家何弗萨的口来逐条反驳米契尔·莱维的说法。罗浮博物馆也奉命攻击莱维。人们对此均感震惊。万一威廉手中的东西真是假的,我看政府恐怕下命令也要把它变成真的,要不然怎么交代!”<sup>③</sup>

3月6日/收藏家约瑟夫·巴尔达克和亚瑟·韦尔-皮萨,在57号

约瑟夫·巴尔达克是西吉斯蒙德·巴尔达克的弟弟。他是来看《休伯特·罗伯特》这组雕像的。他是属于精明老练的银行家这种类型。对他来讲,数字就是方向盘,就是子弹,不是发财,就是破

① 恺撒·威廉二世,当时的德国皇帝。——译者注

② 该信日期为1910年6月11日。——作者注

③ 纳唐·魏尔德斯坦认为米契尔·莱维手中的是真品,我也认为那是华托原件。——作者注

产,别的什么也不是。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意味着数字、数额,一派行家味道。他每讲一句话,总要跟着一个口头禅:“那就是嘛!”你也不用多讲,他总是给你一个具体的数额。他点头就成交,他的投资绝不会亏本。凭他所掌握的艺术知识立时就会给他赚钱。我以七十万法郎的价格把弗拉戈纳尔的《情书》卖给了他。三年前,我曾从他手里买下乌东的名作,一件妇女半身像,名叫《扮作女修士的凯拉夫人》,后来我又以整整二十万法郎转卖给了纽约的亨利·弗里克。去年我又从他手里买了两件小型瓷塑,也是乌东的作品,表现的是布洛格尼埃的小孩。我后以三万二千美元卖给了美国费城的约瑟夫·怀德勒,他手里却早已有了同类作品,只不过是大理石雕,有些呆板罢了。它们也是来自于巴尔达克,是经雅克·塞里芒转手卖出的。我们这位银行家则是从巴伦·皮雄那里买来,巴伦则直接得自于乌东家中。有一个时候,这两件小瓷塑正式翻制成圆雕,今罗浮博物馆所收藏的两件就比它要精致得多。

约瑟夫·巴尔达克已在巴黎收藏有最精致的《休伯特·罗伯特》雕像,但此刻却对我的藏品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正在谈着,韦尔-皮萨来了。我让他先慢点进来,巴尔达克就说:“我要对他讲,你的《罗伯特》我刚刚买下了。”韦尔-皮萨进门以后,缓步沿着长廊走来。

他的帽子一直压到耳际,两眼眯得像个果核,鼻子埋在胡子里,胡子又把嘴遮住,嘴又躲在腮帮子后头,脑壳又缩在肩下,整个身子好像要弯到两条腿当中了:当今巴黎鼎鼎大名的收藏家,就是这副模样。他的藏品中除了一些无足轻重的东西可以转手而外,别的从不转卖。但也有点例外,即布歇<sup>①</sup>的两件艺术挂毯他放弃了,还有一件《卡松》现归美国的怀德勒所有。这位邦塔里埃地区出身的农民,无论是从那身打扮,或者从他那一口浓重的乡音都可

<sup>①</sup> 弗朗索瓦·布歇(1703~1770),法国油画家和版画家,法国洛可可绘画的最伟大的代表者。1734年曾被选为巴黎美术学院院士,后来成为教授。1765年,被任命为学院院长,并获得“皇家首席画家”的称号。——译者注

以一下就猜得出他是哪里人。也正是这样一个人在毫无内行协助的情况下，独力创办了自己的精彩收藏。巴尔达克对他说：“你来得太晚了，《罗伯特》组雕叫我刚刚抢到手了。”我仔细地观察韦尔-皮萨的表情，觉得事情变得赤裸裸的了。我把他的内心看得一清二楚，他好像在想：“我原并不打算收购《罗伯特》，既然今天叫巴尔达克这个畜生抢先一步，我就非得抢下来不可。”但他的回答竟很简单：“你买得好，那是精品。”“不过，你要想买还不晚，我方才现钱不凑手，还没来得及干这个蠢事。”这时韦尔-皮萨好像自言自语：“啊哈，连巴尔达克都没买，我又何必花这个钱？”谈话题目又转到了以往出过的价钱上，韦尔-皮萨对我们说：拉各尔的名肖像画《雅尔先生》在杜塞画展会上卖出的时候，净赚了约五十万法郎，但他本人只花了五千本钱就买到手了。

### 3月7日/在57号，尘世遗物的归宿

纳唐·魏尔德斯坦今晨收到下面这封信：“先生，我是激进的反闪(米特族)人物埃杜瓦·德勒蒙的遗孀。深愿你能公道待我。我有些美术作品想出售，未悉是否能抽暇前来接洽。”

### 3月12日/一件伪作

在纽约举行的一次赫恩画展会上，《蓝色的小男孩》竟以三万二千多美圆的高价拍板，其实，那是一件冒名庚斯博罗的赝品。

展览会上，真正好的东西竟不太容易找到买主。

### 3月20日/往访玛丽·卡萨特

我乘马车从戛纳登程前往格拉斯。几头拉车的牲口看来也深受战祸的影响，像燕麦这样的东西，它们肚子里何曾再装过。哎哟，你瞧它们爬坡，该有多难！有一处地方，马蹄每蹬一次地得间隔多长时间，我们硬是给它算了出来。车老板知道打也没用，只好

由着它们慢慢走！唉，看来我的老朋友也只能耐心点，耐心等候我们光临吧！

在小镇的尽头，在戈盖迪罗路的一侧，我们终于看到目标了，不远处就是安盖莱托别墅。我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下了车，沿着一条又窄又陡的羊肠小道，往别墅走去。远近闻名的美国画家就住在那里。在创造了印象主义画派的灿烂的群星中，只有她和惠斯勒作为美国的代表卜居于此。

天哪，这样一位献身于光线的信徒，两眼几乎失明！这样一位如此醉心于阳光、多方表现其明暗之美的女画家，似乎再也得不到阳光的温暖了。只是她那一副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瘦长骨架，多少还有些热气罢了。她是一个喜欢栽花养草的人，但是她的花园却已荒芜不堪。她的这座小别墅，仿佛是枝头的鸟窠，有如世外桃源，居于万山之巅；极目远眺，峰峦起伏，山色秀丽，然而如画美景，却视而难见，目力不济，又徒唤奈何！

她两手捧着我孩子的头，亲切地贴近他们的面孔，仔仔细细地打量：“啊，我是多么想把他们画下来呀！”听她一说，我这做父亲的心，不禁为之一动，我深深知道玛丽·卡萨特对于她看不上的孩子是从不屑一画的。贞洁的童心与玛丽·卡萨特彼此相通，浑成一体。她自己的孩子向来也是水灵灵的，按照英国的方式，在清新空气的陶冶之下被抚养长大。德加曾说过她：“她画的孩童耶稣，身旁总有英国护士。”也许她不像她的朋友马奈、莫奈、德加和雷诺阿那样富有知识，她本人对此也不否认，然而她所表达出来的情感，却沁人肺腑。

她对我说，拉菲德路15号曾经落下一枚炸弹，正好在迪朗-吕伊画室的对面。下礼拜二准备公开拍卖的德加藏画正好全都在那个画室里，她非常担心，这些名贵的藏画很可能要遭殃，并说：“德加这位大画家的生命正是由于得到他侄女的亲切仔细的照顾才得以至少延长了三年，万一遭到这样的大祸，那可把她彻底毁



了。”

我对她讲，迪朗-吕伊上个月曾经花了一个钟头的时间把收藏在他画室的许许多多德加作品一一挑给我看，其亲切和蔼的态度就跟他平常一样。但有点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些草图尽管未最后完成，但效果竟是好得出奇，究竟出自谁手，我看还很难说。是出自德加之手呢，还是出自他的哪位才华横溢的朋友之手，看来已无从鉴定。迪朗-吕伊当然要比别人更了解他的老师，对于这样一个画派，凡是有资格对它提出意见的人，不论何种看法，他都乐于接受。趁目前还来得及，我看应早日对这批作品的归属提供更多的线索。

看过这些藏品之后，我过去的一个想法已宣告破灭。多年来曾经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德加自己的珍品，从来秘不示人，一旦公开拍卖，其光辉天才当可大白于世。看来这个估计是太高了。其藏品中确有不少精彩粉画，也确有若干杰出作品，但价值平平的原始习作也的确为数不少，只是不能否认它们是德加的东西而已。有些水粉作品很不完整，或已经局部涂抹。这都表明作者创作时非常漫不经心。还有些水粉作品，积满了三十年的尘土，有的更是尘封满面。由于德加的藏品即将公开拍卖，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赝品，防止将现存的粉画、油画作品予以加工冒充原作，迪朗-吕伊费了很大工夫将每一件藏品均拍照留底，并把照片分赠法国及各海外有关机构备案。

玛丽·卡萨特问我是否看到一些蚀版画，我说见到了。我还告诉她说，德加的家属担心将来会有人出版《德加色情作品集》，所以把他的色情作品都销毁了。只是迪朗-吕伊倒保存了一件《夫人游宴图》。他让我看了，我觉得艺术上并不成熟，原来是妇女们叫他画成那个样子的！

德加所收藏的一些名作中，玛丽·卡萨特单挑出了一件名叫《牧师先生》的作品，是安格尔画的，她建议让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把